



联合国



PROVISIONAL

安全理事会

S/PV.1862  
8 December 1975.

CHINESE

第一八六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星期一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              |                |                 |
|--------------|----------------|-----------------|
| <u>主席</u> ：  | 里查德先生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 <u>理事国</u> ： |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 契尔努申科先生         |
|              | 中国             | 黄华先生            |
|              | 哥斯达黎加          | 萨拉萨尔先生          |
|              | 法国             | 德吉兰戈先生          |
|              | 圭亚那            | 杰克逊先生           |
|              | 伊拉克            | 扎哈维先生           |
|              | 意大利            | 芬奇先生            |
|              | 日本             | 斋藤先生            |
|              | 毛里塔尼亚          | 凯恩先生            |
|              | 瑞典             | 吕德贝克先生          |
|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马立克先生           |
|              |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 奥约诺先生           |
|              |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夏尔先生            |
|              | 美利坚合众国         | 莫伊尼汉先生          |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指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于下午六时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1892)
- (b)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1893)

主席：按照在第一八五九次会议上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所作的决定，我建议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黎巴嫩、埃及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等会员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又根据在第一八五九次会议上的决定，我建议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讨论。

应主席的邀请，黎巴嫩代表古拉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夫先生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阿克勒先生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列在议程上的问题。

契尔努申科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先，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愿意告诉大家，我们非常高兴看到，在安全理事会为了审议以色列发动新的侵略行动而召开的会议上，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参加。事实上，

安全理事会追随大会之后采取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步骤，让巴解组织和其他有关各方有机会参加讨论这个非常重大而迫切的问题。另一个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上负有特别责任的联合国重要机构，已采取了公正的决定，注意到如无巴解组织参加就无法讨论和解决有关中东问题这个事实。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非常注意地听取了黎巴嫩、埃及、叙利亚和巴解组织的代表所表示的意见，他们详细叙述了所发生的事件，证明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确实遭受新的侵略行动。我们完全同意这些国家代表关于以色列悍然破坏黎巴嫩的领土主权，对该阿拉伯国家的若干居民区及其境内巴勒斯坦营地发动野蛮的空袭等海盗行为的叙述。由于这项事实——已由新闻界、各阿拉伯国家及巴解组织的代表加以证明——平民颇有伤亡。数以百计的和平的居民，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惨受重伤或杀害。若干屋宇和建筑物被摧毁。就是美国新闻界也承认，一年半以来，以色列所进行的野蛮攻击使受害者当中以平民所占的人数最多。

我们毫不含糊地谴责这种践踏国际法上最基本规则的野蛮行为。以色列这种罪恶昭彰的新暴行，正是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竭尽所能，以求促成中东问题获得解决的时候进行的。

关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即以色列军队必须撤出其在一九六七年所占的领土，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建立它们自己的国家的权利。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该地区就不可能得到和平。

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和世界社会大声疾呼，坚持并合理地要求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它们认为，公正、持久地解决这些根本问题，是建立中东和平、解决这个爆炸性局势的唯一途径。为了全盘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尽快召开旨在实现这个目标的日内瓦和平会议，以求在包括巴解组织——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等直接有关各方的参与下共同解决中东问题。

自从最近以色列对黎巴嫩平民进行野蛮袭击以来中东的事态发展明确显示最近所采取的措施——不管是局部的措施还是折衷的措施——并未减轻中东的紧张，也没有使我们更接近这个问题的解决。

显然地，只要中东冲突中的主要问题还没有解决，人们就不能怀着中东会有和平的幻想。可是，以色列竟抗拒联合国的决议，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和希望。当前安理会讨论中的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的侵略行动，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附带地说，以色列一贯地对黎巴嫩进行这种海盗行为，尽管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坚定的谴责这种行为。况且，安全理事会曾警告以色列，除非它立刻停止此种行动，否则，安全理事会将被迫对它采取更强烈的措施。

我们有义务指出，以色列由于以大量运送武器的形式获得保护和财政及经济支持因而受到鼓励，竟抗拒并轻视国际法。安理会各位杰出的理事们，请问除了以色列以外，能否举出任何一个国家，象以色列一样有计划地对邻近的主权国家采取侵略行动呢？以色列好战的极端主义者年复一年地企图找出某种理由，作为发动对黎巴嫩领土的袭击和入侵的基础。

但是，以色列的代表们竟然说它们也希望和平。事实上，这些人的逻辑是荒谬的。他们不顾一切，悍然执行其深思熟虑的计划。我们不能再容忍这种虚伪和背信的政策。侵略者不但无视联合国的决定，而且轻蔑地说明，如果巴解组织参加中东问题的讨论，它就不会参加讨论。同时，它又进行预谋的侵略行动，企图使整个中东局势更为复杂，以便阻止达成公平、和平的解决，破坏朝这个方向所获得的进展。

以色列企图恐吓阿拉伯人民，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民，并且向它们施加压力。但是，以色列军国主义者选择了太危险的路线，尤其对它们本身来说，以色列仍然企图无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诽谤那个合法地代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组织，而且还是不愿正视这项事实。现在正是特拉维夫政权认识到、若无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参加就不可能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时候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必须以平等的身分参加一切寻求解决中东冲突的努力，这包括日内瓦和平会议。

我国代表团愿意参加其他代表团的行列，坚决谴责以色列侵略黎巴嫩的海盗行为。以色列对和平的黎巴嫩人民和巴勒斯坦难民营发动的野蛮攻击，只有在其侵略黎巴嫩的现有罪状上再加添一项，而且这种罪行是毫无理由的。一个国家侵入另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或攻击另一个国家，是一种国际罪行，安全理事会不能予以容忍。因此，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坚决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所作的海盗行为，并采取措施，制止以色列有系统地反复从事的侵略行为。

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曾表示极愿促成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以增强该区的和平与安全。但是，如要达成全面彻底解决中东的根本问题，必须具有宁静、和平的气氛。

白俄罗斯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五个不结盟理事国提出的决议草案，已正确评价所发生的局势，并表示严重关注由于以色列破坏了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违反了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而引起的中东局势的恶化，并且指出，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的空中攻击是有预谋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项决议草案坚决谴责以色列政府对黎巴嫩进行预谋的空中攻击的事实。它并要求以色列立刻停止对黎巴嫩的一切军事攻击，更再向以色列发出一项严重警告：如这种攻击再起，安全理事会就不得不考虑采取适当步骤和执行各种措施，以确保其决定得到遵守。我国代表团全心全意地支持这项旨在防止以色列再对黎巴嫩发动侵略行动的完全有充分根据的决议草案。

扎哈维埃先生（伊拉克）：我首先要代表我国代表团热烈欢迎第一次来参加安全理事会有关巴勒斯坦人民这一项目的辩论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代表。

我也愿对所有赞成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来参加目前辩论的代表团，表示深切的谢意。完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是早就该做的事，这次邀请只不过又向这一目标走了一步。我们越早承认这些权利，就越有机会在中东恢复正义与和平。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的武装攻击不仅是对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侵略行为，而且也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恐怖主义行为和种族灭绝行为。刊载于《中东国际》九月号的统计数字显示，以色列在七年内对黎巴嫩进行了6,200多次侵略；对村镇和难民营进行了差不多4,000次空袭和炮击；大小军事入侵有350多次，使用了数百名——有时达数千名——配备有坦克、直升机和飞机的军队。这些侵略行为有百分之四十发生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以后，自那时起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活动已不以黎巴嫩为基地。平民伤亡人数包括500多名死亡，765名受伤，151名被绑架。军事伤亡人数包括60名死亡，159名受伤，30名被绑架。有2,000多所房屋和许多道路、桥梁、果园遭到摧毁或严重损坏；有2,000多头牲畜被杀；还有庄稼、粮食和烟草被焚毁。

以色列人强占了黎巴嫩从赫尔蒙山到舒巴村的一片土地，面积约有30平方公里，包括舒巴村和谢巴的大部分耕地，并在从赫尔蒙山直到海岸的黎巴嫩山头和坡地建立了军事据点；他们还在黎巴嫩境内修筑了54公里的道路，取得对阿古伯的战略控制地位——阿古伯是位于叙利亚和以色列边境旁边一块有100平方公里大小的山区，因此是以色列想包围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守军的捷径。

以色列的目标有两个：第一，恐吓人民，使该地区的居民减少；第二，扩展和兼并更多的领土。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的这种政策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也不只对黎巴嫩实施。这种政策可以追溯到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最早成立的时候，那时它就经常以所谓“报复权”为口实，侵入和攻击邻国。

事实上，报复这一借口只不过是侵略的幌子。从以色列最早进行攻击开始，

安全理事会就不承认有什么报复的权利，一再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径。那个时候，联合国还完全是一个由西方国家控制的组织，以色列或美国官员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要指责联合国是在第三世界和共产集团的机械多数控制下。

事实上，安全理事会对于以色列第一次声称有报复权利的反应是制定了下列的原则：

“各方均不得以向对方实行报仇或报复为理由破坏休战；”。

这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安全理事会第56(1948)号决议的决定。

可是，以色列完全不顾安理会的命令，不久又进一步向约旦和叙利亚进行侵略。一九五〇年代，在以色列一连串的侵略行为发生后，安理会以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九日第111(1956)号决议谴责以色列攻击叙利亚，要求以色列履行义务，“否则安理会必须考虑，根据宪章，采取必要的进一步措施，以维持或恢复和平；”。一九六二年第171(1962)号决议和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理会谴责以色列攻击约旦的沙蒙村的第228(1966)号决议都重申了这项决议。

安理会再度向以色列强调：

“……不能容许军事报复行动，如再有这种事情发生，安全理事会就要考虑采取宪章所规定的进一步和更有效的步骤，以确保这种行为不致重演；”

一九六八年三月和八月，安理会又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案。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七二年，安全理事会都坚持同样的原则。一九七二年九月，美国代表团投了否决票，阻止对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行动加以谴责。

这样一来，从一九四八年以来就无法防止暴力行为的联合国变得甚至无法对暴力行为表示痛惜。我们的确可以合情合理地说，联合国无法防止以色列一再从事侵略和恐怖主义行为是使巴勒斯坦武装抵抗运动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日美国在安理会投下的否决票是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鼓励，使它甚至丢下了用来作为攻击邻国口实的行使报复权这一假面具。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五日，以色列的美制鬼怪式飞机无缘无故地轰炸了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巴勒斯坦中心，象以往一样造成无辜的生命损失。以色列官员宣布采取了一项新政策：随时随地由他们任意进行袭击。

两星期以后，在一九七二年十月三十日，以色列飞机轰炸了大马士革附近的四个难民营，杀死了100名男女和儿童，同样数目的人受伤或残废。毫无疑问的，安理会对以色列侵略的无能为力，特别是九月十日美国使用的否决权，鼓励了这种政策，美国否决权所造成的效果就等于容许以色列攻击巴勒斯坦难民营和阿拉伯邻国。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以色列军队做了两件震惊世界的恐怖主义行为。以色列恐怖主义者在黎巴嫩的难民营里大规模屠杀巴勒斯坦难民。同一天稍迟的时间，以色列战斗机奉命击落一架在西奈上空迷失航向的利比亚波音飞机，杀死了100多名乘客。当时，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刊载了一篇重要社论，我愿在此引述社论的一部分。它说：

“一百名完全无辜的旅客丧失了生命。达扬将军几乎把它说成是从大卫王旅馆事件以来又一项民族的英雄事迹。他说，驾驶员完全没有错。在这种执迷不悟的态度背后是以色列和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长久以来就有的一种假设——就是说，为了它的目标，全世界应该原谅它的所作所为。至于别的场合，在原则上至少得承认有大致的道德准则存在，虽然在事实上不见得有人会始终予以奉行。特别是，阿拉伯人应该自始至终严加谴责，而他们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合理关切——举个例说——应置之不理。但是，不管以色列做了什么事，都必须加以原谅，因为以色列是在为生存而战斗。此外，以色列又是西方盟国所扶植的国家。现在是时候了，西方各国政府，特别是华盛顿，要说得比它们愿意说的更清楚明白些，就是这种假设已少有人支持。如英国在事件后立即提议的，一定要用一个公正的国际调查团来调查击毁客机事件。但是，还应该进行更根本的审查，看看西方还能牺牲中东和平的前景，而为以色列侵略行为担保到什么程度。”



该报接着说：

“由政府 and 国家的军队而不是由游击队在西奈实行恐怖主义并不能使恐怖主义变得更有权威或更有理由，正好相反，这是对国际秩序更大的破坏。”

这是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的社论所说的。

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攻击又是另一个“因挑衅而起的”攻击。犹太复国主义当局于是认为理由充足，可以酌情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自由选择时间和地点，肆无忌惮地进行攻击。坐在这个会议桌四周的人都该想一想，如果建立了这样一个先例，让世界各国都学以色列的榜样，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安理会又将如何应付。

即使在以色列人没有把他们的侵略与对任何特定暴力行为的报复行为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还看到美国代表企图把两者连接起来。他在安理会说：

“……美国对这种袭击深感痛惜，正象我们一贯对造成以色列境内生命牺牲的卑鄙的恐怖主义事件感到痛惜一样”。（S/PV. 1860, 第3页）

这些真是经过字斟句酌的字眼——只不过“感到痛惜”而已。当然，他要小心翼翼，免得伤害了以色列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感情。可是，对于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感到痛惜”就不够了，因此要加上“卑鄙的恐怖主义事件”这样的形容词。

可是，美国代表为在这件事件中公认并不存在的巴勒斯坦人的行动挑选形容词这个举动，正说明了美国的虚伪和双重标准。事实上，这还是带有种族主义气味的虚伪。巴勒斯坦人的行动就是卑鄙的恐怖主义行动，而以色列政府的行动只不过是袭击而已，既不是恐怖主义行为，也不卑鄙。

美国代表接着说了一大堆，说什么美国政府如何致力达成和平协定。以他们那样的双重标准，难道美国代表和他的政府真以为他们是中东的诚实、客观、成功的和平代理人吗？不管根据议事规则中的那一条，美国代表团都反对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来参加安理会的辩论。

美国坚持，认真谈判的唯一可能基础是第242(1967)号决议，这项决议把作为冲突主要一方的巴勒斯坦人民降低到无名无姓的难民地位。美国代表甚至连谈也不能谈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他们只能说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利益”。而这里涉及的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故意忽视这些久已确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以便保护以色列人的感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殖民主张。

怎样解释美国的这种行为呢？情况看起来非常复杂，但事实上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在我国代表团看来，这个答案已由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一年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查尔斯·约斯特先生提供。约斯特先生在他《外交事务的对与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反省》那本书里，说到美国的外交政策由于国内因素而迷失方向，也就是说：

“……由于强有力的压力集团或游说集团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这些集团通常都声称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事实上是被与压力集团有感情或经济关联的某些外国政府的利益所怂恿鼓动。”

约斯特先生指出，这一现象中最突出最成功的例子是：

“……组织严密、资金雄厚的亲以色列的游说集团，只要一有需要可随时由在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馆发动指挥，这个大使馆几乎能在一夜之间动员国会的多数议员通过有利于以色列的任何法案或拨款。”

以上引述的话在该书第40和41页。

安理会面前有一份决议草案，我国代表团是安理会不结盟理事国提出这项草案的提案国之一。如果安理会通过了这项决议草案，它对以色列侵略邻国的行径予以谴责已不是第一次了。不管对草案表决的结果是赞成还是反对，中东目前的局势使表决变得非常重要。表决将有助于澄清所有与中东局势有关各国的真正政策——而中东的各国人民是会了解这件事的意义的。

夏尔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安理会开会审议的问题涉及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蔑视国际法与国际道义的最荒唐的行为。以色列本身在中东蓄意制造和酝酿的高度紧张的状态，并对联合国为解决中东问题而认真作出的努力置若罔闻，在此同时再度向联合国和不结盟国家集团的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黎巴嫩恶毒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世界各地都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这些侵略性突袭造成的大屠杀。埃及和黎巴嫩已正式就此事写信给安理会。这次袭击杀害了五十七名无辜的、手无寸铁的平民，打伤了一百一十多名。这次袭击是在安理会通过第381(1975)号决议仅仅三天之后进行的。安理会在该决议中决定在下个月召开会议，通盘审议整个中东问题，包括冲突的根源——巴勒斯坦问题。

因此，当安全理事会已经作出决定，为全面讨论中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会，可以促成冲突的持久和平解决的时候，以色列却一意孤行，对无辜的巴勒斯坦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进行狂轰滥炸，以表示它不服气。这一点最清楚不过地证明：以色列藐视本组织，决心反对一切为达成中东的公正持久和平而认真作出的行动。

我不想详细叙述以色列当局草菅人命的最新表现。黎巴嫩和埃及的常驻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团长已经对关于这次屠杀的报告作了充分的说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参加安理会的会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我们表示热烈欢迎。我必须强调，最近这次向一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不结盟国家犯下的罪行，只会加强我们的信念，使我们坚信，安全理事会再也不能够无限期地容忍以色列长期不断地侵略黎巴嫩，不断地藐视我们组织了。

最近针对黎巴嫩的大规模突袭使安理会和全世界都已经注意到的以色列向邻近阿拉伯国家发动的一系列持续不断的侵略行为和其他形式的挑衅行为又平添了内容，使巴勒斯坦人民又蒙受了更多的冤屈。在遭受联合国谴责的次数和频率方面，唯一能比得上以色列的，恐怕只有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以色列在十二月二日发动的侵略，是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无数谴责和警告它不要采取这种行动的决

议以后进行的，因此它是明知故犯。

毫无疑问，安全理事会、大会以及任何其他方面为谋求中东问题的解决所作的努力，都被以色列目空一切的态度搞得更为棘手。

因此，我们相信，对于公开或暗中宽恕以色列的错误主张的国家来说，以色列突袭黎巴嫩和蓄意屠杀在黎巴嫩境内的无辜难民，是对它们执迷不悟的当头棒喝。以色列一再为非作歹的情况是太严重了，这些国家不能对此熟视无睹，应当给予严肃的再评价。它们要公开作出抉择：一方面是和平与正义，另一方面是军事对峙、战争和不义。我们希望在派有代表的所有国家，都不愿意有与以色列长期藐视世界社会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行为同流合污的行动表现。

特别是作为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我们肩负重担，必须履行我们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如果我们要正视并负起这个重担，最低限度，我们必须谴责——毫无保留和最强烈地谴责——以色列发动的突袭和这种突袭背后的丑恶动机，同时，不用说，我们必须要求以色列停止向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进行任何进一步的挑衅行动。

我国代表团吁请那些对以色列有影响力的国家努力说服它，要它改变它的顽固态度，重视安理会的决定；因为如果以色列顽固到底，又如果这种行动受到鼓励，那么中东必将迅速走向新的军事对峙，并遭到随之而来的一切悲惨后果。如果以色列满以为它可以继续不受惩罚地享有非法夺得的领土，藐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它便是在欺骗自己；因为事实是：以色列向它的阿拉伯邻国和巴勒斯坦人民犯下的罪行越多——公然漠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各地的舆论的罪行越多——它就越加会遭受所有多行不义的人所共有的必然下场。

鉴于以上的考虑，我国代表团参加提出了 S/11898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我的兄弟兼同事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雄辩地、卓越地介绍了这个决议草案。考虑到以色列向黎巴嫩发动的最近一次侵略的程度和规模，我国代表团深信这个草案代

表着我们希望安理会采取的最低限度的行动。

莫伊尼汉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在安全理事会这次就黎巴嫩和埃及对以色列突袭黎巴嫩提出的控诉开始进行辩论的时候，美国简短地发了言，我们希望，那次发言符合我们的立场——符合我们在这个冲突所存在的漫长的、往往使人心碎的、与联合国本身的存在差不多一般长的时间里，自始至终坚持的立场；我们指出，我们认为，所有无辜人命的损失都应受到严责，不管这种损失是由有组织的团体还是国家政府的行为所造成的，我们都准备以最强烈的措辞表示痛惜。对于一个黎巴嫩小孩丧失生命和一个以色列或叙利亚或埃及小孩丧失生命的重要性或意义，我们都一律看待，的确，这是不能区分彼此的。当时我们问，安理会是不是不能够接受我们所有人都同意的这个观点。安理会在座所有代表，没有一个不以为然；有代表出席安理会的国家或组织，没有一个有不同的意见。当时我们说：

“我们准备支持一项适当的决议，这项决议应表明安理会极不赞成中东的一切暴力行为，特别是造成无辜平民死亡的暴力行为，并要求所有各方避免采取可能危害和平谈判的任何行动。”（第一八六〇次会议，第3页）

我们是以安理会理事国的资格说这些话的，但是我想大家会同意，正因为我们是设法发挥调解作用以达成和平的安理会理事国，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正在设法调解这个似乎是无休无止的冲突，我们看不出一个一面倒的决议，即一个使这一方或另一方认为已产生偏见或蒙受委屈的决议，会对促进调解者的作用有任何帮助。只有联合国的不偏不倚精神，正如调解者的不偏不倚态度一样，才能产生成功的希望。

过去，安理会曾目睹、了解到和履行这种负责行为的基本要求，即不偏不倚、公平的要求。安全理事会最近一次收到这种决议草案是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当时我们通过了第347(1974)号决议。那时候的背景与现在的背景并无二致：暴力

和反暴力；暴力、反暴力，然后是反反暴力。这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新鲜，在中东历史上就更不足为奇了。

当时，安全理事会以既坚决又公平、既具体又公正的态度行事。第347(1974)号决议以十三票对零票通过——可以说整个安理会都同意这项行动；现在过了一年半以后，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当时我们的所作所为有任何轻率鲁莽之处。正相反，它成为寻求有效效果的负责行为的范例。我们都知道这点。在座没有一个政府不晓得这点，因此我只要点出我们大家都明白的就够了，那就是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是不公正的；它不会被人认为是公平的；也不会促进和平事业。在这方面来说，不能把它看作是负责任的决议草案。

我们不光是以一个政府的资格发言，我们也是以一个为谋求和平发挥着调解者作用的政府的资格发言。后者就是我们在中东的作用。这永远不会是轻而易举的。我们发觉必须要求大家正确和不偏不倚地看待这件事，尤其是在我们充分了解到在座一些政府现在还是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了解它们为什么不会公平对待这件事。可是，作为调解者，我们说：“纵然如此，一时一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朝着公正持久和平所取得的进展；而问题是，我们今天采取的行动会推动、鼓励、促进进展呢？还是会有别的作用？”

因此，美国作为调解国愿对面前的决议草案提出两个简单的修正案。我们已经要求秘书处毫不拖延地散发这些修正案。我深信秘书处一定一如既往，尽力而为——果然面前已有那两个修正案。

这两个修正案并不陌生。相反，主席先生，对于你和安理会一些——事实上大部分——理事国来说，你们是熟悉修正案的文字的。因为安理会大多数理事国都曾经投票支持过它们。这些修正案曾取得安理会每一个常任理事国的赞同；它们取得了去年出席安理会的所有选任理事国的赞同；除了一个常任理事国和一个选任理事国选择不参加投票以外，它们取得了当时出席安理会的所有其他理事国的赞同。

但对于所有参加投票的国家来说，它们获得一致通过。

修正案的内容很简单。我们目前的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有3段，美国要在这个决议草案加上第4段和第5段。第4段的内容如下：

“4. 谴责一切暴力行为，特别是使无辜平民不幸丧失生命的那些行为，并促请所有有关方面不再采取任何暴力行为；”。

第5段的内容如下：

“5. 要求所有各方不采取任何可能危及旨在实现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的谈判的行动。”

我再重复一次，这两段是安全理事会表决过的；安理会在一年半以前在相似的形势——或者并非不相似的形势——下表决过这两段。在座各位没有一个人反对过这两段。

第4段的目的是，很简单，是要公平对待我们要谴责的那些行为；它除了反映出我们的真正看法和明示立场——就是我们谴责一切暴力行为——以外，别无其他。我不能想象任何政府会不愿意谴责并痛惜引致无辜死亡的暴力；而我要直言指出，一年半以前，当面临抉择的可能性——必要性更为贴切——时，在座没有一个政府不这样做。

最后，执行部分第5段要求所有各方不采取任何可能危及旨在实现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的谈判的行动。我提醒大家，自从有关决议通过以后一年半以来，这些谈判并没有失败；正相反，谈判虽然极为困难、次数频繁，但最后取得了成功。谈判产生了和平的条件，使暴力消失，稳定了西奈局势。我们深信，在叙利亚-以色列边界问题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方面，不久将会作出类似的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明智起见，为了和平起见，美国提出这些修正案，并请主席将它们提付表决。

主席：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对我们当前的决议草案提出了两个修正案。根据我对安全理事会议事程序的理解，这两个修正案应个别处理，因此我们应当开始就第一个修正案，即增添新的执行部分第4段，进行安理会认为是正当合理的辩论。我建议关于第一个修正案的辩论结束后，就对它进行表决，然后再处理第二个修正案。安理会所有理事国当然可以对它自由发表意见。然后我将提议将第二个修正案提付表决。

关于第一个修正案，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沙特阿拉伯代表参加这次辩论的请求。作为程序问题，看来让他参加关于新的执行部分第4段的辩论是合宜的。我深信，安理会不会禁止他发表任何他希望在安理会发表的意见。

我是否可以认为整个安理会都同意这个程序？

由于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因此，我将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安理会晓得，我们的议席上有三个联合国会员国和一个取得大会观察员地位的组织。鉴于地方不够的困难，我提议，我想这会是适当的——但让我指出这个要求里面没有任何邪恶动机或政治作用——是否可以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暂时离座，以便让沙特阿拉伯代表坐到安理会议席上来？

我要感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大方有礼，使这件程序事项得以顺利进行。我现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讨论第一个修正案，就是要增添新的执行部分第4段。有没有任何理事国要在沙特阿拉伯代表之前发言？



奥约诺先生（喀麦隆共和国）：首先，我不仅以我个人的名义，并且以安理会不结盟理事国发言人的名义要求发言。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美国代表关于两个修正案草案的发言。我们刚收到修正案的案文。

首先，为了安理会的利益起见，我要指出这是美国代表早就想办法向我们兜售的经过乔装打扮的东西，有了它我们就任何事都不能做了。他非常明白我们曾就这个论题进行了有兴趣的意见交换，而且他完全晓得我们对他的修正案的反应。我们面对的这种局面是颇为奇怪的。这些修正案在以前我们通过处理与黎巴嫩有关的局势的决议草案时连带获得通过，但并不是因为这样我们现在就必须将它们插入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里。我们都知道作比较并不是讲道理。到底美国代表要提的是什么呢？

在安理会发过言的代表都曾清楚地分析了发生在黎巴嫩的事件。对于这个问题以及那一方应受谴责的问题，答案是非常清楚的。但是美国代表片刻以前在走廊上说，因为该地区当前存在着这种局势，我们为什么要谴责以色列；他说我们应当谴责一切暴力行为，不管它来自何方。

但是，这次我们是处理由一个国家向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领土进行恐怖主义行动的案件。如果为了谴责该国，我们要用形而上学的暴力概念来冲淡谴责的内容，那么我要指出，不管从理智上、道义上还是政治上来说，这都是不能允许的。

因此，我代表安理会不结盟理事国声明：我们断然反对美国代表提出的这些修正案。

主席：现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看到著名的议会专家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职位，我的心情不由得为之一振，他相当公允的主持了这个问题的审议工作，但我想我一定跟我们一样，对这冗长的协商感到厌烦。我们盼望这些协商会产生结果。

但我发现我是在一厢情愿地希望。我们的美国朋友倒底要怎么作，他让我们揣摩了好几天。我得感谢他终于提出了两项修正案，因为，这样一来，情况清楚多了，主要是由于他的论点——而他是一位教授，我得向教授先生请益一下——离不开一个前提：美国应该继续担任调解人。换言之，美国代表硬要让他自己和他所代表的政府充任调解人的角色。但是，美国是有成见的，法文说“*Parti-pris*”，怎么可以自任调解人呢？莫伊尼汉教授先生，请问你是不是因为你跟俄国人都是世界强权的关系呢？你们认为自己是调解人，可是自一九四七年成功湖那时起，你们就是造成巴勒斯坦分裂的人，那时以来，年复一年——你那时还穿开裆裤吧——你们一向支持着以色列。你怎么可以担任调解人呢？你所以这样考虑，理由不外二端。第一，因为你把以色列看成中东的所谓民主堡垒——煞有介事的官样文章的民主。

第二，伊拉克代表提到过——他引了我们的朋友你的前任、自然也是你的朋友、约斯特先生的著作——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你们的政府、参议院和众议院施压力，而你们似乎无能为力。为什么不老老实实说，我们没有办法主持正义；到底我们还是想主持正义的。我知道美国是个讲公平的国家。人民是讲公平的。我在你们这里生活了三十五年。除了你偶而给人戴戴帽子，你倒也是个正派人物。为什么不老老实实说出来呢？你要摆世界强权的威风吗？那还有苏联呢，它也要摆世界强权的威风。但他们比你聪明。他们精明得很；他们到处盯住你。他们玩起这种游戏来更有办法。别以为你玩这种游戏很有技巧。他们从沙皇时代起就是老手了。这套玩意儿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事。

我且不谈我们的英国朋友，因为我对坐在主席位上的那位绅士还很尊敬。一手制造了以色列的就是你们和英国人，或许应该说是英国人和你们吧。为了什么？要我们再重弹那些老调吗？那些站不住脚的历史论调，宗教论调——说以色列是在那里发源的宗教论调吗？阁下，基督教也曾在那里盛行，伊斯兰教也认定那里是它们的巴勒斯坦圣地。

如果你要用民主的标准来衡量，一千六百万犹太人，多数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我敢说其中大概有一千三、四百万人并不成天想听犹太复国主义者“神赐给你们巴勒斯坦”那样的教义，而宁愿图个安静。而我说过一百遍了，上帝什么时候开始炒起地皮来，把一块块土地分给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呢？什么时候开始的？死抱着圣经古老的教义不放的态度早已落伍。上帝并不干派地分产的勾当，因为大卫王自己也说过：“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

我的好朋友莫伊尼汉先生那天断章取义地谈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关于神赐给他们巴勒斯坦的论调。如果神赐给他们巴勒斯坦，那他们就是上帝的选民，上帝就是个歧视者，而联合国中几乎每一个委员会都在反对歧视。

美国似乎也可以说以色列是既成的事实，而美国负有大国的责任。美国自然是大国，但苏联也是大国。苏联为什么不支持以色列呢？它认为应该为被迫流落异国的人民伸张正义。我谈的并不离题，我就要谈到美国代表今天所提修正案的核心。我蛮喜欢莫尼伊汉先生这个人，但我必须说，他误入歧途了，变得感情用事了，被他周围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感情主义冲昏了头。七十五名美国参议员乖乖地投了票，支持以色列。

一九二二年，当国际联盟宣布巴勒斯坦为委任统治领土时，该地人口中的犹太人不过百分之六或七。还没有当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先生提出了自决原则，这个任务落在我和别的一些同事身上，在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六年，我们把这原则发展成一项完整的权利，订入了国际人权公约，并且，不仅是联合国宪章，联合国通

过的许多决议中，都庄严揭示了这一原则。

一九六七年的六月战争之前，我恰在日内瓦，过世的费萨尔国王陛下也在那里，已故的戴高乐将军邀请国王陛下到巴黎和他共进午餐——戴高乐将军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犹太复国主义者曾一度诬蔑他对这个问题想使法国的政策置身事外。国王陛下问我要不要一道赴宴，但我刚从美国来，所以就留在日内瓦。戴高乐将军对国王陛下说：“可怜的犹太人在欧洲吃了不少苦，这是既成的事实”，国王陛下回答说：“将军，当纳粹侵略贵国时，你难道认为那也是既成事实吗？”他说：“你说的有道理，我无辞以对了。”

只要这“既成事实”是建立在非正义的基础上，建立在篡夺一个家园被占的民族的权利的基础上，这个“既成事实理论”便站不住脚。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本来没有问题。这话我说过不只一次，在这个安理会中还得重复一下。我曾经告诉过美国的国务卿一次，他说他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我告诉他在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的圣殿拆毁之后，许多巴勒斯坦人变成了基督徒；后来，当拜占庭再度统治该地区的时候，拜占庭人利用基督教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经济目的，并抢夺了基督徒的权利，这些基督徒中间不少是犹太人，因为曾经有亚美尼亚人和别的民族信奉过基督教。许多犹太人皈依了基督教。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保罗、马太、马可和路加，以及新约中没有提到的门徒，不都是犹太人吗？他们后来怎么样呢？他们厌倦了那种被用来统治他们的基督教，许多人在伊斯兰教出现后皈依了伊斯兰教，以便逃避拜占庭人所实行的那个基督教的“代用品”——如果我可以这个字眼的话。而那些现在被称之为难民的人，许多人在种族上原是这块土地上的犹太人，我们的骨肉兄弟。后来来的是谁呢？就是卡札尔人，他们是在八世纪的时候为了力量均势而皈依犹太教的，就象今天的美国跟我们的苏联朋友所玩的那一套一样。我们的朋友中国代表把它叫做霸权。随便你们怎么叫，但他们倒底干的是什麼勾当？

他们说：“别管那些一世纪移民来的异教徒。不要让他们变成基督徒或穆斯林教徒，因为他们会破坏力量均势。”“那时候那里有些犹太教士，便到那里去传教使他们改信了犹太教。他们从来没见过巴勒斯坦。他们也从没把巴勒斯坦放在眼里。我研究过赫尔兹先生和那些信仰犹太国的人，发现他们的祖先原来都是从别的教派皈依过来的；他们从没有见过巴勒斯坦。

莫伊尼汉先生恰好是爱尔兰人的后裔。爱尔兰人是好基督徒；英国人当中不少也是好基督徒。是不是因为他们信奉一个闪族的宗教就变成闪族人呢？我们的尼日利亚兄弟是回教徒，难道因为他们信了这个闪族的宗教就变成闪族人吗？卡扎尔人信了闪族的宗教，但他们并不是闪族人。天下没有所谓的犹太血缘、阿拉伯血缘或爱尔兰血缘。美国人不是闪族人，英国人也不是。苏丹人是闪族人，因为阿拉伯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前总统杜鲁门的所作所为，就利用宗教来达到政治和经济目的。愿上帝赦免他的灵魂。下辈子如果我碰到他会告诉他，他制造了多大的麻烦。我们曾经透过斯退丁纽斯先生，透过艾奇逊先生、鲁斯克先生和许多其他人给他提出过警告。我从一开始就在这里，美国国务院一直说：“我们犯了错误。”错误越积越多越滚越大。我对我的好朋友莫伊尼汉先生说：“你们拥护的是什么？以色列的事业吗？因为那是你们的所谓美式民主的前哨吗？”

民主只不过就是那个木头票柜吗？你说除此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也许这是最好的办法。但你们为什么要插手到我们这个地区里来？我们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美国人？我年青时常骂可怜的英国人，他们的荷包并不可怜，但仍有可怜之处。这些殖民主义者、装腔作势的上等人、贵族阶级，他们会说：“天上的事上帝管，地下的事美国人管”。我们曾经爱过你们。你们为什么要干涉我们的事？为什么？

你们要的是力量均势吗？好吧，我们可以向在座的朋友呼吁。马立克先生是你的兄弟——思想上尽管不是，在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个意义上总是的吧。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是手足兄弟，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例外。

而那个犹太复国主义报纸——《纽约时报》——在我说了“如果他们成了代罪羔羊，我一定争先把他们从魔掌中救出来”这句话以后，他们说：“巴鲁迪这话中含有反犹太主义的弦外之音”。混帐东西！

我们爱你。我们也爱俄国人民。我们爱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的应该彼此相爱。但是，到底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们，亲爱的莫伊尼汉教授，要劳动你们从六千哩外伸过手来？为了力量均势吗？好吧，我们向俄国朋友呼吁。你们跟俄国人“都别碰巴勒斯坦圣地”。我们就会生活在和平里；那时候，也许我们可以透过那些土地被夺的人，跟犹太复国主义者谈生意。我们永远不会背后出卖巴勒斯坦人。永不！只要还有巴勒斯坦人存在，就别急急地亮出你那些修正案。

你如果否决这项决议又怎样？你会自陷孤立。人们会说：“看，美国人否决了；美国政府不是想找阿拉伯人的麻烦，就是想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马屁”。而我为犹太人难过，因为你这样作会使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处境不利。他们也是人，他们不想让人支配，他们只愿忠于他们出生地所在或入籍的国家。但你们不让他们安静，或者他们不让你安静。我不晓得谁是主谁是从。这是个恶性的循环。

我现在是跟一位诚实的教授说话，因为你是一位学者。不要卷进政治的漩涡里去。我从十七岁就卷了进去；我可是一直没变成个政客。政治是肮脏的把戏。不要听信别人耍噱头，说什么巴勒斯坦是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没有这档子事。

好吧，就让我们也研究一下这个既成事实——结果是无济于事。你记得法国的马基吧——那些马基游击队员们——你可以在墙上找到各式各样的题词：“某某人为法兰西牺牲于此”。我注意到你今天在用字上改进了一点；你不用再用“恐怖分子”这种字眼，而是用的“团体”。我后面的这位老兄，他看起来不象是个恐怖分子。再看这位胡子老兄吧。他们叫他圣诞老人。我跟阿拉法特谈过，他一再地告诉我说：“只要不霸占我们的权利，我们愿意和他们一起生活”。

现在我们就要谈谈黎巴嫩了。你念你的修正案的时候，我马上就懂得是什么意思了。你用了“不偏不倚”这四个字。前些年我们的朋友戈德堡先生在谈到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也用了这几个字：“不偏不倚”。你在这里说：“在执行部分内加添第4段如下”“并促请所有有关方面”。所有有关方面也包括黎巴嫩在内啊。黎巴嫩作过任何对不起那个邻国的事吗？可怜的黎巴嫩人正在闹兄弟阋墙，因为有很多人在幕后操纵。我不想使他们难为情，有几位现在正好坐在这里的席位上——我说的不是人民，而是他们的政府。不信只管问我，我会一一奉告。

是谁把巴勒斯坦人赶到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去的？到埃及去的不多，那是因为沙漠。是谁？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是德尔·雅辛以后的事。是他们炸毁了什么以后的事呢？大卫王旅馆。是几次大屠杀以后的事。巴勒斯坦是朝圣之地。巴勒斯坦人那时和平地生活着，从来没有杀过什么人，除非偶而可能有一两次因情欲而造成的犯罪或者别的犯罪。但是是谁把他们赶到黎巴嫩去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些人把他们的土地没收，然后把他们赶到黎巴嫩去。

不要听信他们说的什么很多犹太人在阿拉伯土地上害起怕来，走掉了。以色列不能代表所有犹太人说话，但是他们要代表犹太人说话，要把所有犹太人——不管是基督教世界里的还是非基督教世界里的——都聚集到巴勒斯坦去；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他们凭着联想就想把这一片土地当成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圣地。我们和他们共同的始祖亚伯拉罕可并不是所有一神教的始祖。

而我们到底有什么对不起你们呢？——让我第一百次这样问——惹得你们来插手干预，偏袒一方？我们并不要你们站到我们这边来，但是莫伊尼汉教授仁兄，看在上帝面上，无论如何请别管我们的闲事。要是你想作调解人，你怎么可以一面作调解人，一面年复一年地送去亿万美元的军火——以及苍鹰式飞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叫这种飞机；它们以狂风暴雨之势给黎巴嫩人和其他阿拉伯人带来毁灭。你怎么可以说你的调解越来越困难了呢？你根本就不能作调解者，不能作评判员，你是“有成见的”。这四个字眼很恰当。

我们还是不要自欺欺人吧。要是你想玩弄政治手腕，那么我根本就懒得答复你了。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你还是个正派的人。你既然是哈佛的教授，就一定是学者，而学者总是寻求真理的，我这里把真理的条件告诉你，好让你知道。问我吧！只要每天给我五分钟，我就可以指点你。而且指点的时候会很客观。

别用戴帽子的办法来说服我们了。我也会用你用过的那些戴帽子的办法，但是我不想用。但是我也发现了不少改善之处。我要祝贺大家今天态度变好了。我们都有进步。我自己就有进步。我不生莫伊尼汉教授的气了，我对他很和气，因为最少这一次他表现出自己是个绅士。但是他发起脾气来了。我也会发脾气的。但是我不发脾气，不把这些事情叫做弥天大谎，我只是握起拳来敲敲桌子，这比谩骂要好。用拳头敲桌子吧。可能会有一点痛，但比为自己树敌要好。

修正案说“谴责一切暴力行为，特别是使无辜平民不幸丧失生命的那些行为”；好象你是在谈将来的事。对于英文，我不过是一个小学生，但是要说“which



result” (“使”)意思就是指未来，好象过去的就算了。我并不是说你提出这个修正案是对的，可是我想你的意思是说“谴责一切暴力行为，”特别是那些已经发生的行为。在英文里你可以说“which had resulted in the past, result now, or will result in the future”(“以往已经使”，“现在使”，或者“将来会使”)。也许我们可以说那是惯用表达法。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好朋友主席。我相信他说“which result”(“使”)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里又说“谴责一切暴力行为，特别是使无辜平民不幸丧失生命的那些行为”以及“促请所有有关方面……”。“所有有关方面”中包括黎巴嫩人。他们到底作过什么事对不起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国？他们侵犯过以色列吗？美国政策是取决于他们的。这是因为他们害怕了。他们就会给我们这种货色。我听到他们说，“你知道是谁把他们送去的吗？”，接着他们就说是阿拉伯领袖们送他们去的。我问了一下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总统，发觉没有一个阿拉伯总统对巴勒斯坦人民说过，“到黎巴嫩来吧。我们要战斗”，因为黎巴嫩人从来没有在国境之外和任何人作过战。现在很不幸，因为有很多外国势力在操纵煽动，他们自己打起来了。告诉你吧，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打过。古时候希腊人叫他们迦南人或者腓尼基人，他们一碰到景况艰苦的时候就到海上去。是他们创立马赛尔的，告诉你吧。他们也在爱尔兰开过锡矿。或许我们和你之间弄得混乱不清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点激动。在公元前几世纪就有巴勒斯坦人在爱尔兰定居。在突尼斯，在迦太基——他们从来没有受过苦难。但是是谁侵犯了他们？是罗马人侵犯了他们，因为那时他们作生意发了财。但我现在不想说些题外的话，因为这是历史，而你们比我懂历史。

为什么你不告诉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虽然他们为害不小，我们并不恨他们，我也会告诉我们这边的朋友不要恨他们，不要恨他们，冤家宜解不宜结。你要是想做调解人，就不要施加压力，应该说服他们，不要让他们用巴勒斯坦是上帝赐给他们的这种古老的教义来说服你；以民族自决的标准，民主、宗教关联，历史来说服你也不成。你知不知道耶路撒冷以前叫萨勒姆 - 乌鲁——“乌鲁”的意思是城市，“萨勒姆”的意思是和平。到约书亚，我们的约书亚，就是来自欧洲，在公元第八世纪皈依犹太教的卡扎尔人的约书亚，他来的时候，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直捣耶利哥，这比迦南人在那里住要早两千五百年。迦南人和犹太人是同样的人，而且我已经提过很多次，亚伯拉罕有些妻妾是来自各部落的迦南人。我们和犹太人之间没有争吵。我们争吵的对象是为了达到政治和经济目的而利用犹太教的那些人。

在十字军东侵时期，有一度天主教利用宗教作为达到政治和经济目的的促动因素。博尔迦人有一度也用过哈里发的职位来对非阿拉伯人的回教徒称霸。这没有什么新奇。现在轮到谁了呢？现在轮到卡扎尔人，也就是中欧的犹太人了。这都过时了，完结了。

你要和平吗？我们不想杀犹太人。还是说服他们讲道理吧，不然他们不会生存很久的。但是也不会消灭他们，把他们丢进海里去。我们阿拉伯人说话喜欢打比方。我们用词歌方式说话。谁想把人丢进海里去呢？他们生活在那里，迟早会相互通婚的。但是这正是犹太人的难题，他们不愿意自己的美丽少女嫁给我们的男人，也不愿意我们的美丽少女嫁给他们的男人。他们是会融合的，会同化的。但是让他们保持自己的宗教吧。这没有什么不对，这是良心问题。看在上帝面上，你们美国人还是把念头打消吧，因为我们喜爱你们，不愿意你们惹出是非来。我相信苏联人一定愿意和你们之间讲和的。他们在从你们这里进口物资，你们在向你们出口物资。你们出口的是什么呢——黄金吗？他们进口的是小麦。唯一能够了解我们而又没有企图的是中国人。我希望有一天美国人、中国人和苏联人

会成为兄弟之交，而不是每一方面都在企图玩弄力量均势和划分势力范围这种古老的把戏，这是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的。世界开始堕落下去了。所以撤销这两个修正案吧。它们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做不了调解人。你不必来说服从我们那边来的犹太朋友，因为我们和来自我们那个地区的犹太朋友之间关系是很密切的。他们时常打电话跟我说：“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什么对我们作出这种事？”我对他们说：“去问他们吧。”我们是朋友。但是，设法告诉中欧和东欧卡扎尔人中的犹太人，还是听从道理在当地想办法被接受吧，因为早晚他们会无法这样生存下去。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停留了几百年，但是现在事情发展比较快了。以美国和苏联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可能会有一次浩劫。这样值得吗？在人生、自然、诗歌、艺术、文学、友谊和家庭里充满这么多美妙的事物。你们想干什么？就因为你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壮大起来了吗——谁叫你们参加那两次世界大战的？你们的祖先从欧洲来，是要避免纠缠，但是你们却作茧自缚。你们做不成孤立主义者的。自从威尔基写过一本书加以论述以来，世界就一直是一个世界。美国人口只占世界的百分之六。你们不能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应该有一个亲睦关系，而你，莫伊尼汉教授，就是可以使这种关系产生的人。所以为什么不可以让我们说“莫伊尼汉教授翻了一页新章”。我是喜欢你的，因为你作风新颖，不墨守成规——我不是指字面上的意思。我听说你在美国有一批追随者。犹太复国主义者热爱你，因为你用了些不妥当的浑名绰号。但是让我们忘记这个吧，这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你倒是可以出来帮忙把那些人找来。这边这位先生象个恐怖分子的样子吗？不，他是好人。我跟他谈过，但不是因为他碰巧是阿拉伯人。他的名字叫巴兹尔·阿克勒。“巴兹尔”的意思是“勇敢”，“阿克勒”的意思是“心”。他有一个勇敢的心。我们阿拉伯人的名字都是有意义的。一个人的名字和他的性格一致，这种阿拉伯人我看过很多。以前耶路撒冷的大法典说明官对我说过他们要一面旗帜，一个国家，要把我们赶走，从他那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对巴勒斯坦人进行规劝。我去耶路撒冷是一九二五年——那时你还没有出生。我那时二十岁。还

是尽量教他们通情达理吧。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聪明人，不是笨伯。告诉他们，如果想被接受，就应该和巴勒斯坦人讲和，应该同化巴勒斯坦人，或者让巴勒斯坦人同化他们，在宗教上相互容忍。反正都是同一个上帝，同样的先知。有什么分别呢？犹太复国主义者有技术，所以大家都可以得到好处。看上帝面上，无论如何撤销这两个修正案吧。就是你有借口投否决票，也是毫无意义的。运动还会继续进行下去。不幸的是，战斗也同样会继续进行下去。我不是想谴责任何方面，而且所有这些辞令说来说去总是无济于事的。

我在这里已经有三十年了，老兄。所以还是不要持着宗派偏见吧，倒应该做一位个人调解人，而且应该站在人的立场，而不是因为你碰巧是美国人就只能站在美国人的立场。我想你的总统已经满足了你的愿望。去告诉他巴鲁迪这样说。你还没有来联合国的时候，你们总统作过一次讲话，谈到石油和食物。我在印度尼西亚休息室跟他握手的时候，告诉他我在这里吃一顿中饭要花十元，而一桶石油也是十元左右。我说：“总统先生，一桶油也许可以用几个星期。你还发什么牢骚？中饭吃过，到傍晚我可能就饿了。而一桶石油可以使你的车子开来开去。”

他说：“亨利，你的意思如何？”

我说：“好吧，你跟你的国务卿谈谈吧。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他很讲理，没有跟我争论。所以最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碰头谈谈，跟他们说：“巴鲁迪告诉我们，除非尊重巴勒斯坦的自决权，否则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没有前途的”。这样，我就可以跟你打任何赌，在你到我这个年纪以前就会成为巴勒斯坦圣地上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敬仰的英雄。

主席：谢谢沙特阿拉伯代表对我说的一些话。

按照安理会议定的程序，我现在提议就美国提出的两个修正案中的第一个进行表决。有没有代表团要在表决之前就这个修正案解释它的投票？请意大利代表发言。

芬奇先生（意大利）：我不是要对投票作解释，如果你准许的话，我要就程序问题发言。

主席：当然可以。

芬奇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到现在为止的各个发言来看，我觉得，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毫无进展，恐怕不能采取任何有效果的行动。换句话说，我相信，虽然整天都在进行磋商，可是我们还看不出有可能把什么决议拿来提付表决而通过。尽管我的好朋友巴鲁迪大使说得很好，可是我们将会面临一项将被否决的决议——原因并不是它没有大多数支持我相信它有大多数支持——，这实是没有什么用的。甚至于还会有害处。我特别想到我们一月间还要辩论。我国代表团和我自己都期待着这个辩论可以对当时的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作一个非常广泛的审查。我坚信，对我们当前的问题的讨论，取得肯定结论或成果，当然会增加一月间圆满讨论的机会。我想取得肯定的结论，就等于是所有方面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那样将是配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第一次来此的有正面意义的好兆头，总而言之，比我们今天所能期望的前景更有利。

主席先生，为了这个理由，我动议休会，明天早上再开，好让我们有多一点时间。我们以前做过几次，我们总是觉得不错，因为我们总是获得积极的结果。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们不该再试。我们两天来差不多毫无进展。我不认为休会会浪费时间。如果我们还有十二个小时来讨论，作最后的磋商，看看可不可以产生什么，使安理会得出非常积极而建设性的结果，那么我们会有更好的机会。

我在十二月四日第一次发言的时候，就说明了我国代表团的立场。对于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采取的行动，造成了无数无辜牺牲，我们当然绝没有掩盖我们的谴责。我们当然想到这个惨案，我们绝对不会忘记。但是，我想我们必须把更多的期望放在将来，因为，不幸地，我们显然不能叫这些受牺牲的可怜人起死回生。

所以，为什么不展望将来？为什么不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再多十二个小时，看我们能不能得出积极的结果？主席先生，我动议休会，明天早上再开。

主席：意大利代表动议休会，明天早上再开。我所了解的是，这是根据第三十三条第三款提出的动议，根据议事规则的规定是可以辩论的。伊拉克代表要求发言。

扎哈韦先生（伊拉克）：我国代表团非常仔细地听了意大利代表刚才的动议。我们觉得没有理由要休会到明天再开。我们的决议草案已经在星期五就提供给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了。在原则上已经决定，我们应当在今天表决这个决议草案。

我们已经整天分别地、联合地同这个决议草案的有关各方进行了广泛的磋商。我的同事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已经解释过，很不幸的，这些磋商并没有使这次辩论上的两种立场的距离缩小。

坦白地说，主席先生，即使我们休会，延到明天以后，我们也看不出有希望在两种立场之间达成一项协议的决议草案。主席先生，你比安理会其他任何人都清楚，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紧急事情需要安理会立刻注意。我们反对任何在今天暂不表决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的动议。

主席：根据议事规则，休会的动议比理事会审议中的任何事项都优先。除非有其他理事国愿意就意大利代表提出的动议发言，根据议事规则，我现在把意大利代表的动议提付表决，即安理会把这个问题的审议延到明天早上进行。

以举手方式进行表决。

赞成：哥斯达黎加、法国、意大利、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圭亚那、伊拉克、毛里塔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弃权：日本。

主席： 表决结果如下：这项动议得到六票赞成，八票反对，一票弃权。动议没有得到多数票，因此没有通过。

我现在提议将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第一修正案提付表决。

在表决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修正案以前，我请伊拉克代表就他的投票作解释性发言。

扎哈韦先生（伊拉克）： 我国代表团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提出的修正案事实上是要平等地对待进行这次侵略的一方和侵略受害者的一方。

我们大家在此开会，因为黎巴嫩代表提出了控诉。 我们不知道任何其他的暴力行为同这次对黎巴嫩的侵略有关； 即使进行这次侵略的一方，即以色列，也没有把它同其他地区的任何事件联系起来。

我国代表团因此不参加对这项修正案的表决。

主席： 在表决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修正案之前，有没有任何其他理事国愿意就其投票作解释性发言？ 既然没有，我现在就提付表决。 这项表决是关于通不通过S/11901号临时文件内的新的执行部分第4段。

以举手方式进行表决。

赞成： 哥斯达黎加、法国、意大利、日本、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 无。

弃权：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圭亚那、毛里塔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中国和伊拉克没有参加表决。

主席： 表决结果如下：赞成修正案：七票，反对修正案：零票，弃权：六票。修正案没有得到多数票，因此没有通过。

这解决了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两项修正案的第一项。

我现在提议讨论第二修正案。

在我们表决美国第二修正案之前，有没有任何理事国要在理事会发言？如果没有，我提议进入表决的程序。

在表决之前，有没有任何理事国要就其投票作解释性发言？既然没有，因此我提议表决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第二修正案，即我们应不应当将 S/11901 号临时文件内的新的执行部分第 5 段加入决议草案。

以举手方式进行表决。

赞成：哥斯达黎加、法国、意大利、日本、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无。

弃权：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圭亚那、毛里塔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中国和伊拉克没有参加表决。

主席： 表决结果如下：修正案得到七票赞成，零票反对，六票弃权；两国代表没有参加表决。修正案草案没有得到所需的多数票，因此没有通过。

因此，我现在提议将圭亚那、伊拉克、毛里塔尼亚、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提出的未经修正的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在表决之前有没有任何理事国要就投票作解释性发言？既然没有，因此我现在将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以举手方式进行表决。

赞成：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法国、圭亚那、伊拉克、意大利、日本、毛里塔尼亚、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哥斯达黎加。

主席： 表决结果如下：决议草案得到十三票赞成、一票反对、一票弃权。由于安全理事会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决议草案没有通过。

若干代表团要求在表决后就其投票作解释性发言。发言人名单上第一位是意大利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芬奇先生（意大利）：在十二月四日安全理事会第一八五九次会议上，我已经解释了意大利代表团对黎巴嫩控诉所持的立场。当时，我特地指出，我们坚决谴责以色列飞机对全不设防的黎巴嫩村庄和巴勒斯坦难民营进行“预防性”空袭。在我发言的前一天，罗马已发出同样的谴责，特别声明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以色列对一个象黎巴嫩这样友好的国家进行空袭的严重性，因为目前黎巴嫩正发生骚乱，而这个国家的政治和领土完整，对在近东达致公正持久的解决是必不可少的。

我想我不必再谈这个问题的本身。但是，我倒要简单地解释一下我刚才代表意大利代表团所投的票。

象决议的各提案国一样，我们当然对这场空袭感到非常震惊，它造成人类生命，特别是妇孺生命的极大损失。但是，我们对提案国在案文中的用词却感到遗憾，因为没有提到中东的一般情况。这个惨案的背景是众所周知的，但决议对此却绝口不提，这是我国代表团所不能全部接受的。换句话说，我他虽然愿意强烈谴责以色列政府空袭黎巴嫩的行为，但是，我觉得我有义务再一次声明，我们也谴责在中东的一切暴力行为，不管它们在哪里发生、由哪一方策划。例如，敢死队最近对耶路撒冷市中心进行攻击，使六名成人无辜死亡、三十多人受伤。对此，我们不得不加以谴责。我们还听到，十一月十二日，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大食物店附近，有几个学童发现了另一个炸弹，这的确是令人不寒而栗；幸好，炸弹在爆炸前就被人除了信管。因此，我希望各提案国在注意到最近的伤亡事件的同时，也提及过去的伤亡事件，这样我们便不会忘记任何一方的无辜牺牲者。我们认为，好的政策不仅要在适当的时候作出正确的行动，同时也要对无辜的灾难表示人类的同情和支持，不管每次把所有过错的责任归罪于那一方。

因此，我们遗憾的是，某一方的一些修正案，至少是美国表代所提的部分修正案，没有获得通过，而我们又没有为这个特别问题采取什么行动。

我的看法是，正如我以前所说的，在巴解组织首次坐在安理会会议桌的时候，

假如我们能达成某些大家一致接受的结论，那才是积极的信号，为我们一月重新全面审查整个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创造较好的前景。基于这样简单的理由，所以我们支持美国代表团的修正案。我国代表团也由于同样的理由，愿意支持对决议作出轻微的改动，当然，我们会考虑到这个事件和一九七四年所发生的事件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最后，我对我们目前没有更多的时间使我们的讨论达致比较满意的结果，表示遗憾。

萨拉萨尔先生（哥斯达黎加）：我们认为，暴力不是人与人之间和国与国之间解决问题的办法。对这些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们曾一再宣布，作为一个不拥有武装部队的和平国家，我们必须反对任何鼓励使用暴力的行动。正是这个理由，我们向来认为，和平解决才是处理争端的唯一办法。

可是，有人可能说我正在谈别的事情；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应否谴责以色列所犯的使许多无辜平民受害的暴行。对此暴行，我国代表团表示遗憾和惋惜。这是暴力的无情产物。不管这是由一个国家或者一帮恐怖分子所干，都是暴力行为，都造成纠纷。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暴力行为是中东局势恶化的根由，我们不会纯粹因为有时候这种暴力是由一些乌合之众偶而干一下就看轻它的影响，也不会因为有时候有一个国家正式支持这种行为而把它看得特别严重。以色列最近的空袭使许多无辜的平民受害，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们正设法把它说得不重要。

绝不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明白宣布：我们完全不同意这些行动。我们对这么多人受害感得震惊，我们对死者的亲朋深表同情。本着不偏不倚的态度，以便在判断这些行动时不致发生偏差和过错，我们必须记得，这些令人痛惜的行动需要在

复杂的中东问题的背景内加以了解。安全理事会审议这个问题的各方面已快三十年了，这证明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最近才发生的问题，而是从前已多次发生暴行的复杂情况。即使这样，我国代表团要说清楚，我们所以提起旧事，绝不是为了重复以往的指控或谩骂，更不是为了煽起仇恨。在我们看来，我们必须追溯既往，才能了解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在不同的阶段上需要从各个方面来全面处理。

因此，我们可以从整个中东问题的了解来认识我们今天所痛惜的严重事件。我们一贯反对暴力，我们认为，以色列和它的对方三番五次地采取暴力行为，使不少无辜的生命白白丧失，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指责。如果我们只强调某一方的暴力，对另一方的则置若罔闻，那么，我们就脱离了客观事实。基于这个理由，虽然我们不是看不到不结盟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同谴责以色列的行动有关，但我们在投票时还是弃了权。

此外，该决议一点都没有谴责以色列的对方所采取的暴力行为。我国代表团相信，只要加进美国代表的修正案，我们大家就都可以接受这个草案了。

我现在要重复我在发言开始时所讲的话：暴力不能取代和平解决。如果那些负责策划这些事件的人们好好地想一下，他们也许觉得，现在来做他们早就该做的事情，可能为时未晚，那就是：双方进行谈判，把这个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在顾到该地区所有人民的合理愿望的情况下，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

吕德贝克先生（瑞典）：瑞典投票赞成S/11898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瑞典代表团对提到以往关于这个问题的各决议的序言部分第四段有这样的理解：这一段意味着明白反对一切暴力行为，并意味着吁请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危害到为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种种努力的行动。

莫伊尼汉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今天晚上说的话以及我国代表团今天说过的话已经明白指出，现在这个结果使美国感到失望。当这件事情在十二月四日首次被提出来之后，我们曾经简短地、清楚地说过，我们要求不偏不倚地对待。正如我的朋友喀麦隆代表所说的，我们在秘密会议上同安理会的其他理事国交谈了一整天，希望使决议草案有某种程度上的平衡。但是我们没有成功。我们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提出了一些我们认为能够带来平衡、而且也为安理会所熟悉的措施。意大利代表要求休会十二小时以便对各项提议作进一步的讨论。我们和安理会另外五个理事国投票赞成休会的建议，可惜这并不是大多数理事国的愿望。

黎巴嫩和埃及政府通过今晚出席的两国代表，使我们注意到以色列的行动。对于这一行动，美国极感痛惜。但是我们认为，从黎巴嫩和从以色列的其他邻国发动的袭击使无辜者因而丧生的问题也应当受到谴责。

这是我们要设法解决的、同时也是作为调停国的美国所希望结束的暴力循环的一部分。我们为达成一个不偏不倚的决议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对于具有现有内容的这个决议草案只好不得已而加以否决，因为我们一开头就明白指出，我们不认为它是不偏不倚的。

主席：既然没有别的安理会理事国要作表决后的解释投票发言，我愿意以联合国常驻代表的身分说几句话。

安理会又一次要开会审议在中东造成人命损失悲剧的暴力事件。安理会这回并不是第一次要开会审议黎巴嫩对以色列国的行为的控诉，上一次是在去年四月，当时安理会通过了第347(1974)号决议。从那时候到现在，黎巴嫩政府又给了安理会许多封信，控诉以色列一再侵袭在黎巴嫩的难民营和破坏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同期内，安理会也收到了以色列政府的若干封信，控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暴力和恐怖主义行动。以色列政府显然认为那些行动是由从黎巴嫩境内发动的。

我国政府曾经多次将其观点列入记录。我们毫无例外地谴责中东地区的一切形式的暴力行动，无论它在哪里发生、从哪里发动。我们认为这种行动使无辜平

民丧失生命、遭受损伤，实在想不出要这样做的正当理由。有的人说，只有以暴还暴，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逻辑。中东的问题要想有机会得到公正持久的解决，必须先结束这个毫无意义的以暴还暴的恶性循环。

我国政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对待我们刚表决过的决议草案，其执行部分第1段谴责以色列政府空袭黎巴嫩的行动。根据我们收到的消息，这次袭击总共造成大约90人死亡，超过150人受伤。伤亡的人中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以色列国防部长在十二月三日解释说，这些袭击的目的是预防对方对以色列进行破坏性袭击，特别是在过去几个星期内发生过的那种袭击。我们也一样地谴责那些袭击。对于它们造成的生命损失我们也感到遗憾。我们理解这些事件在以色列煽起的激动情绪。基于这些理由，我们原本希望我们刚表决过的决议能够承认那些袭击的含义，指出它们也是我刚才说过的不幸的以暴还暴的恶性循环的一部分，并希望它能够象安理会过去的决议一样，表达我们对一切危害或者损伤无辜生灵的暴力行动的深刻顾虑和谴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投票赞成美利坚合众国所提出的两个修正案。对于这些修正案未获安理会通过，我们感到遗憾。然而，尽管我们曾经因为决议草案没有不偏不倚而感到遗憾，而且现在也还感到遗憾，但是我们同意，过去的那些袭击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以色列最近发动空袭以致造成这么大规模的伤亡的理由。我们不同意任何政府有权利这样地为所欲为，不顾公理。特别值得遗憾的是，我们认为这一事件在这个时候以这样的形式发生，很可能使黎巴嫩这个近几个月来饱受严峻考验的国家的脆弱的和平状态受到危害，并且有损于它取得和解的希望。

基于这些理由，尽管不结盟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不是不偏不倚而使我们有所保留，我国政府还是决定投票赞成它。但是，虽然我们支持它建议安理会采取的行动，我们认为仅仅谴责中东的暴力行动是不够的；我们应当采取措施避免将来再发生这种暴力事件。因此，安理会需要做的是向中东的所有有关各方而不是单单其中一方发出明确的呼吁，要求它们停止这种暴力行动。我们从中东过去25年的历史所能吸取的最大教训是，这样的暴力行为绝不能产生持久长期的结果。它只会使

双方的立场变得更僵，使谈判的进行比现在更加困难。我们认为，只有在暴力行动停止之后，当事各方才能真正展开谈判。不这样，问题的解决就没有希望。我国代表团曾经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明白指出我们所认为的达成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的条件，即：以色列撤出一九六七年所占领的领土；尊重所有国家，包括以色列在内，在固定和公认的国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以及巴勒斯坦人民表达其民族特性的权利。我国政府曾经表示愿意尽其所能来促进谈判，以期按照上述的方针把问题解决。我们再次请求双方表现出必要的政治家风度和温和克制的精神，因为不这样，这些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黎巴嫩代表请求发言。 现在我就请他发言。

古拉先生（黎巴嫩）：首先，我要对 S/11898 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就是圭亚那、伊拉克、毛里塔尼亚、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及安理会中支持这个决议草案的绝大多数理事国代表团，表示感谢和赞赏。我们认为，尽管这个草案没有获得通过，它的价值也毫不减损。 不管是不是受到否决，它已经作了谴责。 这是安全理事会十三个理事国的谴责。

我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我自己，也要感谢所有在我国境况艰难，真诚需要一切友好支持的时候向我们表示亲切友好的代表团。 我一定会把安理会在座各位所表示的同情，转致黎巴嫩政府和受害者的家人。

最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竟然决定否决这个决议草案，使它不能通过。特别是因为黎巴嫩和美国之间一向有着友好关系，所以我们更加感到失望。 我们完全有理由期望一个友邦在这个艰难的时刻，给我们一切道义上、政治上的支援。 美国曾多次声明支持黎巴嫩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以色列空军的大规模空袭蛮横地侵犯了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那正是美国以表决表现言行一致的机会。 我必须指出，袭击黎巴嫩和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是“空中猎鹰”式和“鬼怪”式飞机。 我当然想听听美国代表说明一下，他的政府在同以色列打交道时，是否对使用那些飞机或供给以色列的任何其他军备来攻击象黎巴嫩这样的友邦，附加了任何限制条件。

我说过，这项未能获得通过的决议草案也许并不能使我们完全满意。它或许能给我们一些道义上或政治上的安慰。 但是，纵使安理会通过了这项决议草案，它也不能够制止以色列重复它对黎巴嫩和阿拉伯国家的侵略行为。

安理会曾经通过许多决议。事实上，我们已经到这儿来了十三次。或许这个数字是不祥之兆。 安理会通过的决议中表示了谴责和警告：谴责以色列并警告以色列政府不得重犯它对黎巴嫩的侵略罪行。 可是这些决议却只受到蔑视和进一步侵略罪行的挑衅。

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每一次，特别是这一次，总有人企图在黎巴嫩的控诉上牵扯上一些与问题无关的事。以色列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它如果有什么不满，完全有权向联合国提出控诉。安理会的大门总是开着的。对于那些支持以色列的代表团，安理会的大门也是开着的。如果黎巴嫩有错的话，它们可以随时到这儿来提出反对黎巴嫩的动议。但如果到这儿来大谈中东地区的其他暴力行为，把它们等同于由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政府违犯宪章规定，深思熟虑地计划执行的预谋性侵略罪行，把这种侵略罪行等同于其他暴力行为，这是对黎巴嫩的不公正行为。为了公正起见，我们才应该作等同和均衡对待，我们不应该为了不公正的目的而这样做。

现在我们面临非常困难的情况。我说过，即使安全理事会通过了这项决议草案，或许也不能结束我们同以色列之间的麻烦。因为我们认为只有两种办法能使黎巴嫩摆脱一再重复的严厉攻击和中东问题的后果。第一种办法是，根据宪章采取具体措施来防止以色列重犯侵略罪行。安理会从来没有做到这一点，今晚甚至不能通过一项简单的谴责和警告的决议。

第二种办法，当然也是更好的办法，是经由公正解决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的所有各方面，促成中东的持久和平。安理会，尤其是积极争取和平与和平解决的国家，必须扫清以色列在和平之路上不断布下的各种障碍。

黎巴嫩经历过，现在也正在经历着它历史上最悲痛的一段时期。我们有些问题是内部问题，应当由我国政府和人民来解决，但是为了提醒大家，我必须要在这一指出，黎巴嫩的困难的基本原因同中东冲突是分不开的。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决定，以色列以往是，现在也仍然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实现和平的主要障碍。自从一九四八年以来，联合国通过了几十个决议，确认巴勒斯坦人民回返自己家园的权利，也通过了许多其他决议，主张在以色列撤出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中侵占的阿拉伯领土——西奈、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中东问题。以色列顽固地拒绝遵守这些决议，



并顽固地拒不尊重国际舆论。它现在同以往一样，阻延了争取和平解决的努力。

我们坚信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对黎巴嫩来说极为重要。自从一九四七年发生这个问题起直到现在，黎巴嫩开门接纳被以色列侵略者逐出本土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民。四十多万巴勒斯坦人来到了一个只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国家，他们已经在难民营内过了二十八年的苦难生活。难道国际社会想使他们继续过着苦难的日子，同时使我国各大城市周围的苦难地带继续存在下去吗？

我们还必须记住，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攻击造成了我国的另一种难民问题，就是由于以色列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使当地人民抛弃了他们的家园和村庄而成为难民的问题。他们不得不在贝鲁特和其他市镇周围或附近找寻避难所。这种情况对一个没有准备对付这种后果的小国，必将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黎巴嫩全心全意、忠诚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事业，对此，黎巴嫩从未动摇过。我国同他们的团结牢不可破。我国相信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这一信念坚如磐石。对于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的巴勒斯坦家园建立国家的权利，黎巴嫩从未有过意见分歧，而我要强调，现在也没有意见分歧。黎巴嫩人民，不论是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我也要强调这一点——都同样相信并认为，在巴勒斯坦人民被逐出他们的巴勒斯坦家园二十八年之后，现在应当是公平对待他们的时候了。

主席先生，去年你和安理会各理事国曾亲眼看见黎巴嫩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的最佳表现。阿拉伯首脑会议把在联合国为巴勒斯坦人民请命的任务，交给了黎巴嫩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先生。黎巴嫩受到这种委托，完全符合它在联合国内所一贯发挥、现在正在发挥，而且将来也将继续发挥为巴勒斯坦人民以及所有阿拉伯人民请命的作用。

为记录起见，我要重述十二月四日我在此地的发言：

“黎巴嫩一向认为，现在再重申，巴勒斯坦人民的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除非巴勒斯坦人民能够行使他们已为联合国所承认的各种不可剥夺的权利，特别是他们自决和建国的权利，否则这个问题就得不到有效和持久的解决。中东问题的这一方面多年来被置之不理。……这个问题是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使他们得以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和国土上尊严地生活和为他们的前途努力建设的问题。国际社会应当公正地、确切地和迅速地面对这个问题，而在寻求中东问题的其他各方面的解决方案的同时，应为此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不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将使中东各民族和国家遭遇更多的悲剧，而使现状无限期地溃烂下去。”（第一八五九次会议）

我还要指出，我们坚信国际社会，尤其是经手在阿拉伯土地上建立以色列，从而应对巴勒斯坦人民因而遭受的灾难负责的各大国，都应当对巴勒斯坦人民以及黎巴嫩负起特别的责任。我们认为公正对待巴勒斯坦人民，就是公正对待黎巴嫩和黎巴嫩人民。过去我们经常警告，巴勒斯坦问题的不能解决将严重危害中东的稳定与和平。我们也必须最强烈地强调解决一九四八年战争所造成的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巴勒斯坦人民有权结束他们的长期苦难和流离失所的境遇。他们同任何其他民族一样，有权在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巴勒斯坦国土上享受较好的生活。作过无数牺牲的阿拉伯国家，主要是埃及和叙利亚，也同样有权享受和平的生活，用它们的资源和力量来为人民建设更美好的将来。它们绝不能被迫无限期地把资源浪费在国防支出之上。就我国来说，我们也有权生存下去，在和平中走向进步与繁荣。

中东问题的恶梦已经拖得太久了，沉重地笼罩了黎巴嫩全国。它的各种影响都集中在黎巴嫩身上，动摇了黎巴嫩的脆弱结构。一向奉行稳健政策的黎巴嫩，已经陷入了中东问题复杂而矛盾的八阵图中。

我们已成为环境的牺牲品，遭受了无妄之灾。黎巴嫩的悲惨遭遇，是以色列不

断进行侵略战争、特别是多次袭击黎巴嫩，而使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国家长期遭受的悲惨遭遇的余波和旁支。

由于国际社会缺少迅速解决不管有多复杂的中东问题的所有方面的意志和决心，使我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对此，黎巴嫩非常不满。我们完全有理由感到非常不满，因为我们的人民正被杀害，我们的城市正被摧毁，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被破坏得一片混乱，而且因为黎巴嫩作为稳健、和平共处、友好、文明、安定、安全、和平的国土的形象已经支离破碎了。

难道我国——一个一向忠于联合国的国家——注定要遭到这样的命运吗？由于联合国的无所作为，由于安全理事会不愿果断地采取行动结束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悲惨遭遇，拖延中东问题的解决，不处理整个冲突的基本问题，我们判定中东和黎巴嫩将永久动乱下去。

主席：现在我请埃及代表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安全理事会不能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以色列对一个主权国家，也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和难民营无辜的巴勒斯坦平民进行野蛮的侵袭，我要表示埃及对此深感遗憾。这是由于今天美国投票否决所造成的。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埃及，连同黎巴嫩，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并请受害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埃及这样做是基于一种信念，认为负有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联合国最高机构应借这个机会正告侵略者，让他知道他的侵略行为是不容宽恕的，也不能不受到强烈的谴责。

我们相信任何人对这种造成好几十人，包括妇女和幼童，悲惨丧生的野蛮行为都会加以谴责。以色列甚至于承认，这次空袭并不是对任何其他行为进行报复，而是国家恐怖主义的一种预谋行为，这就更令人要对它加以谴责了。现在，以色列可能认为安理会宽恕了它的罪行，而这可能使它再去进行侵略。甚至于以色列的一家日报《国土报》也公开批评以色列的空袭，该报说，以色列使用过量的兵力进行空袭，因此增加了造成平民伤亡的危险性。

《国土报》认为以色列没有必要加剧军事行动，以招致屠杀平民的指控，该报说，这将引起西方新闻界的不利反应，以色列在这方面所将付出的代价无补于空袭所得来的边境的安全。据《国土报》说，也许计划军事行动的人是针对打击武装敌人，但是核准这项行动的政府却没有考虑到其他各方面问题和所造成的影响。

十二月四日我在安理会的发言中，曾郑重地警告以色列说，它的行动可能危害在中东谋求公正持久和平的前景。我希望以色列今后能明智地注意到这项警告。同时，我们安理会的大多数理事国都严厉谴责以色列这种侵略行为，这是令人感到满意的。

最后，我愿向安理会多数的理事国表示深切的满意和感激，它们支持埃及的要求，邀请巴解组织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一样来参加安理会的讨论。尽管今天安理会有许多的缺点，但是安理会采取了这项明智的行动，表示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代表将有机

会正式参加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任何辩论，由于这项历史性的行动，今后巴解组织将不会遭遇到任何困难而能顺利地参加安理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问题的所有讨论。尽管今天有人使用否决权，但是全世界都看到了巴解组织在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安理会上所达成的一项突破。安全理事会借这项行动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步骤，向全世界表示，随着大会之后，安理会承认了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

在结束时，我要向我卓越的弟兄兼同事，黎巴嫩的古拉大使说几句话。他知道安理会的绝大多数都是全心全意地同黎巴嫩和黎巴嫩人民以及被以色列残酷地侵袭的他们的巴勒斯坦弟兄们站在一起的。侵略者自食其果的日子一定会到来，公理和正义最终总是会得到胜利。

主席：现在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阿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们认为以色列已经受到谴责了。安理会绝大多数的理事国都投票赞成S/11898号文件内的决议草案。安理会十三个理事国赞成对以色列侵袭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残酷野蛮行为加以明确的谴责。这项决议没有提出任何实际的措施。它只是谴责和提出警告。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事实上，代表联合国广大多数会员国和全世界的十三个理事国事实上已经对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加以谴责，并向以色列提出警告，如果以色列重犯这种侵略行为，安全理事会和世界国际社会将对这个侵略者采取严重的行动。

我们在谴责以色列侵略行为的同时，也谴责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偏见，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美国负有常任理事国的各种特别的责任，但是，美国这次又没有履行这重大而特别的责任，不顾各理事国和世界舆论——以及我敢说，在被占领领土本身内的一些舆论所发出的势不可挡的谴责之声，竟同侵略者站到一边去了。

六天来美利坚合众国一直企图冲淡问大的严重性而大耍其伎俩，提及一些无中生有的其他行动来削弱对以色列这次罪恶昭彰的侵略行动的谴责，连以色列人自己都没有说，他们的行为是为报复任何阿拉伯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或任何其他人的侵袭或任何以前的行动而采取的。

一开始，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就直言不讳，他们首先透过他们的军事发言人，然后甚至透过他的负责的领导人，表明他们的侵略行为是答复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 381(1975)号决议。我前次的发言曾经引述了他们的军事发言人所说的话，他们这样作为的是强调一点，就是以色列“只想在战场上和巴勒斯坦的游击队见面。”所以，以色列在进行这次侵略行为时，并不是针对着任何所谓的“挑衅”，它甚至也没有说这是对巴勒斯坦人或黎巴嫩所实行的报复行为，且不论这种报复是正义的或非正义的。

六天来美国代表团不遗余力，用尽心机，想对不结盟理事国向安理会提出的决议草案提出各种修正案，要求一字不改地转载以前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中的一些段文。美国常驻代表发问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这些段文全部转载于这项新的决议；安全理事会在十八个月以前同意的这些段文到底起了什么变化？那么为什么安全理事会对再度接受这些段文就有困难了呢？这样说来，这些段文好象变成了可备不时之需的陈腔滥调。作为一个负有重任的联合国机构的安全理事会似乎就不应该研究每个事件的具体情况，不应该研究事件发生时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对错问题，从而采取负责的行为。美国代表团那套逻辑认为，我们应该印刷一些预制的决议，以便需要时从联合国的档案柜上取下来，随时应付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控诉。

甚至于在美国压力下提出这些段文时——就象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通过的第347(1974)号决议所载的那些段文那样，美国代表团还使用压力，来尽量减轻对以色列当时的侵略行为所作的谴责。但是，当时许多国家，包括那次侵略的受害者在内，都以为如果对双方作不相上下的谴责，以色列就会停止侵略，而以这样的设想希望给决议的规定——就象今天的规定一样——一个生效的机会。但是我都已看到了结果是什么。尽管以前的几项决议内被迫加列了所谓的“其他行动”，但是以色列还是继续进行它的侵略，它认为它没有停止侵略的责任，也不听从当时安全理事会向它提出的警告。我认为，以色列从不听从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指示和命令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每次它总会找到一个国家，就象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来撑它的腰。如果他们知道，尽管安全理事会的绝大多数理事国都谴责他们，但是总有人会出来替他们辩护，那么他们还有什么好顾忌的？这也是美利坚合众国将来又要负起的严重责任，因为我们认为，以色列自从移殖到中东地区立国以来，就从来没有遵守过大会或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议，它将继续进行侵略，但是同以前一样，它现在要在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超级大国的保护下进行侵略。

以色列人说得很明白，他们说，“我们侵袭，我们侵略，因为我们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我们不想同他们谈判。”

有些代表团表示忧虑，认为通过这项决议可能使谈判产生困难，我们在这里答复所有这些代表团，我手边有几天前十二月五日合众国际社的一份电文，它说：

“以色列今天声明它将不同任何巴勒斯坦组织进行谈判，因为谈判意味着容许在它东部的边界另建一个巴勒斯坦国。”

以色列的领导人常说，他们不想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谈判，因为他们不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我们曾经在这里，在大会和在每一个地方说过，谁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发言人，谁是他们的代表，要由巴勒斯坦人民自己来决定。关于这一点我们暂时按下不谈，现在我们来讨论拉宾先生所说的以色列和约旦两国

之间容许不容许建立第三国的问题。

我认为以色列领导人的声明本身就该受到谴责。 因为在我记忆中这是第一次遇到一个国家自己宣布拥有领土外的主权，一个国家说，“我不喜欢看到我国边界外有任何其他国家。”

这真是奇谈怪论，因为如果照这样推演下去，整个世界地图就要令人怀疑了，所有国家都可以说，“我们不喜欢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做我的邻国”。 同时，如果以色列真的不喜欢其他国家做它的邻国，那么以色列就否定了证明它存在的那张出生证书。 不管是基于正义与否，联合国根据一项决议创造了以色列。 这项决议提到两个国家。 第一个国家是巴勒斯坦国。 如果以色列现在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拥有自己国土的权利，那么它自己就否定了它建国所根据的那项决议，以色列就是根据这项决议对巴勒斯坦人民做尽了不讲道义的坏事。

美国代表团对它使用，或不如说滥用，否决权作了说明，说因为他们是在中东的调解人，他们不接受任何有所偏袒的决议，所以他们使用了否决权。 我们向来不认为美国是这个地区的真正调解人或是不偏不倚的调解人。 我们自己早就有了这个认识。 但是今天他们使用了否决权，我们相信，美国代表也向那些多少对他们还存有一点信心的国家证实了他们实在不配令人寄以信心，因为他们在支持以色列的侵略上一向是很孤立的。

如果美国真正关心谈判，如果他们了解以色列对谈判所持的立场，他们就应该反过来使用他们的影响力，促使以色列接受真正的谈判。 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军事的政治领导人所宣称的。 以及以色列总理所宣称的，以色列不准备同中东战争所涉的主要方面进行谈判。 我们要向希望看到谈判不受阻碍而顺利进行的那些国家说明一点，那就是任何事情都必须有巴勒斯坦人民参加，因为所有中东的阿拉伯各方都表明了，没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参加，中东地区的和平就无从建立。



美国代表说，在西奈协定缔结后，这项决议可能危害同叙利亚缔结关于戈兰高地的一项类似的协定。作为叙利亚的代表，我引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哈菲兹·阿萨德总统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的一项声明来正式答复这个问题，阿萨德总统明确地指出，巴勒斯坦阵线上没有同样的进展，戈兰阵线也不会有任何进展；巴勒斯坦阵线没有同样的变动，叙利亚也不会承诺或接受任何变动。

本着这种了解和精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几天前要求安全理事会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再召开会议，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以便就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进行彻底的辩论，因为巴解组织是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有关一方。

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进行的野蛮的侵袭来答复这项决议。但是，我已经说过，我们认为，尽管美国使用了否决权，事实上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已经受到谴责。我们也深信安全理事会在明年一月十二日再召开会议时，巴勒斯坦的代表将象他们现在这样，坐在这里，同我们一起；如果真心要在中东地区建立和平，安全理事会将严肃地进行关于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的辩论。

我们所希望的是，到那时候美国在采取行动和执行政策上能较为认真负责，积极地和建设性地参加辩论，以便对中东目前和多年以来就一直有在的侵略状态谋求解决，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最后能采取一些严肃实际的措施，以便中止以色列的侵略而在中东地区建立真正公正持久的和平。

主席：发言名单上最后一位发言人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现在请发言。

阿克勒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安理会许多理事国见义勇为地痛责以色列最近对无辜巴勒斯坦人民和黎巴嫩人民的野蛮袭击，我代表巴解组织，再一次向这些理事国表示深深的感谢和敬意。各位谴责这次袭击，足以表现各位对《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原则的坚定信心。

拉宾将军一向忠于他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原则，他可能还要固执地认为，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任何巴勒斯坦组织相见的唯一地方就是战场。他所批准进行的空袭和轰炸，使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遭受到难以形容的伤亡和破坏，根本就是要我们投降、要阿拉伯国家投降。他应该知道：我们的决心毫未动摇；他的暴力只是加强了我们在所有的阵线抗击暴力的决心。

他的暴力完全是依靠美国政府大量供应的最新式武器，但是他这样目空一切地使用暴力，结果只能使以色列受到国际上的痛恨，联合国历史上从没有一个政治单元，被国际社会这样痛恨过。

一九六七年以来，以色列的暴行被安全理事会谴责十一次，指责一次，惋惜六次；而在大会里，一九六七年以来，以色列被谴责十一次，惋惜六次。这种可耻的记录，不值得再说下去了。

美国政府代表竟说，美国政府慷慨给以色列军政府统治者使用的致命武器所造成的后果，同他并无关系，我国代表团对此并不觉得惊奇。他这样做是再明白不过的，大家都了解其中的缘故。他的以色列战友不在场，以色列的观点就需要有人来代表说明；因此他以哈佛高级知识分子有板有眼的辩才，来完成了这一任务。

谴责以色列的决议草案通过不通过没有关系，安全理事会有十三个理事国谴责以色列的野蛮袭击，却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只有美国政府在国际上和他的盟友以色列一样地孤立。美国政府应该感到自傲：当联合国各机构反映着国际大家庭的意

志日夜谴责侵略成性的以色列的时候，美国却站出来保护它！

我国代表团也想严肃地去注意美国代表的说法，他说美国政府并不默许以色列的袭击，实际上甚至是惋惜这次袭击，只是不想把以色列的袭击同中东其他暴力行为孤立起来看。他是不是要我们相信，美国政府真的坚守宣传已久的所谓不偏不倚的政策呢？

亚伯拉罕·林肯深信平等，坚持平等，因此他的名字象征着平等；不偏不倚政策，由此而引伸出来。如果美国政府确是老老实实地、真心真意地奉行一种不偏不倚的政策，那么我们中东地区乃至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的整个政治和地理景况，早就根本改观了。但是，美国政府听由一群人数很少却很有势力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恣意操纵、游说、和搞幕后操纵的阴谋，因此便炮制了以色列，并且支持它，给它钱、维持它、武装它，甚至帮它巩固对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控制。结果是造成一连串的苦难、痛苦、灾祸、流血、紧张、动乱和暴力，我们听说美国政府正想办法以不偏不倚的态度来处理这些问题。

如果偏向一方的意义就是不偏不倚的话，那么我们一定是看到了一些美国外交的语意把戏。

美国政府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应该整个大加修改，摸着良心彻底反省一下。我们所遭受到的委屈，美国政府要负主要责任；所以，对于纠正这些错误和委情，它也应负主要责任。桑德斯先生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以暗示的和轻描淡写的方式，承认了一些美国政府一直在否认的巴勒斯坦现实情况。他承认，困难不在要做什么，而在怎样去做。虽然这个问题似乎对他很难，但是我们相信，所有支持我们的人也相信，大会第3236(XXIX)号和3376(XXX)号两项决议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两项决议根据巴勒斯坦人民在本国土地上实现民族权利的原则，明智地、严肃地、现实地、有步骤地致力于使该地区获得公正持久的和平。

当我们热烈发言，指出犹太复国主义对我们民族生存的威胁的时候，我们并不象有些人希望地那样，一味地作口舌之辩。

我这里有一本果尔达·梅厄的回忆录，书名是《我的一生》，今年在纽约出版。我觉得引用果尔达·梅厄的话，比引用赫尔策尔或魏斯曼的话更接近现实。梅厄曾经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长、直到两年前还担任着以色列总理。我们不妨听一听他对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对未来的意见。在第二十三页，果尔达·梅厄给犹太复国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她说：

“所谓犹太问题（事实上应是基督教问题），基本上是犹太人没有家园造成的。除非犹太人再度有了自己的家，在那以前，犹太问题不可能也不会得到解决。显然地，这块地只能是郇山，那是犹太人两千年前被逐出的地方。”

古代希伯来人和现代犹太人的关系——不管是怎样伪造的——，可以代替被逐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人的关系吗？所谓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理由竟可以由两千年前的神话来作根据，而二十八年被强制逐出的土生巴勒斯坦人至今仍绝对不准他们返回家园，这是公平的吗？实际的吗？

在第一四九页，果尔达·梅厄这样描写巴勒斯坦人：

“让我再说一句：在三十年代里，我从来就抱着希望，希望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最后会同我们和平、平等地、一样是犹太本土公民，生活在一起。”

三十年代的时候，梅厄夫人自认她希望我们是犹太本土的公民，那时候我们巴勒斯坦人民包括回教徒和基督教徒，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我们几乎握有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后来，全部巴勒斯坦土地被占，同一个果尔达·梅厄却在一九六九年说：“谁是巴勒斯坦人？从来不存在什么巴勒斯坦人。”

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我们经过的变化是：贝督因人、非犹太族、不存在的人、最后成为恐怖分子。

由于阿拉法特主席的努力，我们从“不存在”变成自由斗士，而以色列一直坚持以为我们是恐怖主义者。

在第四六〇页，果尔达·梅厄对将来的看法是这样的：

“我看到的将来是全世界犹太人不断大举移民而建设起来的犹太国。”

根据以色列的归国法，任何犹太人，美国人也好，欧洲人也好，自然便有权在所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居住，并取得以色列公民权，但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还是不准回到他所出生的本土上去，而那是他们祖先世代居住的本土。

这不过是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头子、当代以色列政客的想法、说法的几个例子，它们和七十年前赫尔策尔和四十年前魏斯曼的说法如出一辙。三个人不变的共同点就是种族上的排他主义和种族主义式的犹太复国主义。于是，当我们的生存妨碍了他们要想征服我们的土地的野心，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否认我们的民族存在，处心积虑地要诬蔑我们、毁灭我们。不过，他们这两个企图都不会得手的。

果尔达·梅厄不幸得很，她的政治生命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之后就结束了，这次战争打破了以色列无敌的神话。在第四二七页上，她谈到这次战争：

“我们的震惊，不仅是因为战争发动的方式，而是因为我们发现有许多基本假定是错误的，例如：我们认为十月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很小，我们本来很肯定在攻击开始前我们会得到充分的警告，我们相信我们能够阻止埃及人越过运河。当时的情况坏到不能再坏。”

接着在第四二九页又说：

“埃及人过了运河，我们的西奈部队遭受到重大打击。叙利亚人深入到戈兰高地。……我们的迫切问题：应不应该在那个时候把恶劣的实际情况告诉全国。我坚决认为，应该再等一等。为了我们的战士和他们的家庭，至少我们应该再保密几天。”

这就是以色列总理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时的自白。

所以，一九七三年十月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已经得到教训了：他们不可能总占优势。我们可以面对他们，跟他们斗。

我国人民的民族权利在国际法律上有根有据，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被公认为殖民压迫下人民的斗争，有权取得国家主权和国家独立；我们也有权使用一切手段恢复这些国际上所承认的权利。武装斗争不是我们发明的：如果不是通过武装斗争，这个会议厅里的一些代表，还有大会里的许多代表，都不可能在这里。

不过，我们希望和平。我们随时随地准备和平，我们正为和平而战。但是巴勒斯坦不可能是一个排他集团的国家。我们了解，新一代犹太人已经在占领的巴勒斯坦出生；本着我们容忍的天性，我们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们从心底深信多样性、创造性和增加生产是好的。

可是，我们要和平，我们不是投降。我们要和平而不放弃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今年和去年大会已经承认并重申过的权利。我们要和平而不放弃在巴勒斯坦取得民族独立和返回家园的权利。我们要承认巴勒斯坦存在的现实、承认巴勒斯坦人住在巴勒斯坦，承认大会所重申的合法巴勒斯坦领导的和平。

同时，让我一清二楚地指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绝不可能接受让我们的民族不再成为巴勒斯坦的政治实体。阿拉法特主席说过：

“为了从难民营帐篷搬回我们民族的土地上去，我们正在进行战斗；在这个愿望实现之前，我们不会放下武器。”

我再强调、清晰地说一遍我们在纽约已经说：“责任已经不在我们身上了。”

主席：安全理事会关于议程上项目的审议，到此结束。

我要提醒各理事国，很可能明天早上我们需要就帝汶问题进行协商。我刚才已说过，我接到一分有关帝汶的来文。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及时把协商时间通知各理事国。

下午九时五十分散会